



江苏省南通市少年杂技团表演的《集体车技》，赢得尼泊尔观众一片喝彩。
高塔姆摄(新华社发)

金秋十月的加德满都,日丽风清,草绿花香。10月10日,为期一周的第四届尼泊尔“中国节”在这里盛装登场。来自江苏省南通市的文化使者,通过精彩纷呈的杂技、时装表演,生动纪实图片展、电影展,独具特色的食品展、经贸交流等活动,展现新中国60年辉煌成就和江海风情的华彩诗篇,为尼泊尔民众带来一场精美绝伦的文化盛宴。

开幕当天,位于尼泊尔学院的“中国节”主会场内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舞台天幕中央火红的“中国结”,在灿然绽放的杜鹃花的映衬下格外耀眼。主办者匠心独运地将寄予深长祝福的“中国结”与象征吉祥美好的尼泊尔国花编织在一起,无疑是在表达中尼两国人民同心永结、世代友好的祈盼。

本版责任编辑
王小光
电子信箱
gjfk@pd.people.com.cn

在日本札幌的山区开车兜风,看到大路边有条人迹罕至的石子路,就拐了进去。一会儿,路边出现一座全木结构的大房子。房前牌子上写着:“美术咖啡馆。营业日期从5月1日到10月31日。”是谁这样没有生意头脑,把咖啡馆开在这样一个僻静的地方?

可当我们走进咖啡馆,却见里面坐满了人,我们只好站在吧台边。这里饭菜比较简单,原料都产自当地,价格低廉,每份大约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75元),味道很浓很地道。咖啡馆架着大原木房梁,全木板墙壁,高

札幌的美术咖啡馆

邓 勤

高的斜顶,充满乡土气息的桌椅,站在窗边还可以遥望远处成片的白桦林,那景色让人心旷神怡。

咖啡馆有个大花园,花园的另一头有一幢造型独特的两层圆形小楼,这是一个小美术馆,主要是租借给一些当地的艺术家里这里展示并出售他们的作品,每月都有不同的主题和不同的艺术家布展。美术馆没有管理人员,可自由进出,免费参观。绝大多数的作品都有标价,如果喜欢,直接和咖啡店主人打招呼就可以买到。展品都是小物件,且以实用艺术品为主,咖啡杯、水彩画、木雕等,都是手工制作的。美术馆和咖啡馆,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可是放在一起却有了“1+1>2”的效果,直接提升了这里的格调。

服务员告诉我们,咖啡馆的主人叫田中,曾是日本一家大广告公司的职员,提前退休

中尼两国山水相依,数千年前即有古道相连,东晋高僧法显和大唐高僧玄奘曾由此前往尼泊尔朝圣,尼泊尔公主尺真也是踏着这条蜿蜒之路去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喜结姻缘;还有屹立于北京城中700余年的巍巍白塔,那是13世纪尼泊尔杰出艺术家阿尼哥应元世祖忽必烈召请来华监造的艺术杰作,它像一条精神与艺术的长河,穿越时空,绵延流淌,成为中尼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1955年中尼两国建交后,源远流长的传统友谊继续书写时代新篇。

尼泊尔“中国节”创办于2003年,每届都有10万以上尼泊尔民众参加。在中尼双方的共同推动下,“中国节”越办越红火,知名度日益提高,成为中国在尼泊尔乃至南亚地区的重要文化

品牌。

在尼泊尔官员们眼中,两年一度的“中国节”不仅展示着中华文化的特有魅力,更是中国一贯倡导的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外交理念的生动体现。尼泊尔政府高度重视尼中两国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每逢“中国节”开幕,王储、首相及众多部长级官员都莅临恭贺。2007年第三届“中国节”举办时,已

敬天爱人金大中

延 静

10月17日,南开大学刚刚庆祝了九十华诞。在这个让每位南开人由衷自豪的日子里,我不由得想起了韩国老朋友金大中与南开的一份情缘。

“敬天爱人”是金大中一生的座右铭。2004年7月,他第六次访问北京,在繁忙的日程中,照例请老朋友共进午餐。席间交谈时,我向金大中提出一项请求:当年10月17日是南开中学成立百年,该校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培养出很多名人,周恩来总理早年曾就读南开,温家宝总理也从该校毕

业。南开师生希望在迎接百年校庆时,得到一位外国领导人的题词,我知道他平时喜爱挥毫泼墨,故受校长之托,请他满足这一愿望,并转交了一封校长亲笔信。金大中欣然接受这一请求。10月初,一帧题词带到北京,“敬天爱人”四个遒劲秀丽的大字赫然纸上。我想,他把他的座右铭书赠给学校,希望校方用这种精神教育后代,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坚定地走下去,直至取得成功。

金大中的一生,充满坎坷。他曾险遭谋杀,被判过死刑,还长期被迫流亡

后在这里盖了大房,开了这家咖啡馆。田中是一位面目和善的老人,聊天时我问他:“这里的房子很别致,您本来就打算用来开咖啡馆和美术馆吗?”田中的回答出乎我的预料,他说:按照当初设想,咖啡馆的房子是他的别墅,美术馆的房子是他夫人的画室。两人退休后感觉日子过得太悠闲,便开了这家咖啡馆,他们不追求利润,只想通过它与社会保持一定接触。分工是田中负责跑堂,夫人负责厨房,周末女儿来帮忙。

田中“诉苦”说,咖啡馆开业后完全朝着他

国外,受尽苦难折磨和煎熬,但他仍充满乐观精神,大度豁达,让人敬佩。

金大中一生酷爱读书,藏书甚丰,著作不少。据说每次搬家,他的书籍都成为“沉重的负担”。卸任总统职务后,他专门设立了“金大中图书馆”,向学者和民众开放,提供阅读和查阅的方便。他平时喜爱花草,不止一次称赞野菊坚忍不拔的性格。他还特别喜欢看电视中的《动物世界》节目,据说如果有事看不成,就让秘书给他录下来事后再看。

我在出使韩国期间,曾不止一次见

届耄耋之年的阿伊拉腊首相,不顾医生劝阻抱病出席,他在人搀扶下登台讲话的感人场景,至今令人难以忘怀;本届“中国节”开幕时,内帕尔总理从繁忙公务中抽身到场祝贺,他真诚希望通过文化交流奠定中尼两国更加稳固的政治经济合作基础,并再次重申:“尼泊尔这个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共和国,珍视中国给予尼泊尔的慷慨和重要合作,决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泊尔领土进行任何反华活动!”

对尼泊尔民众而言,“中国节”不仅充实了他们相对匮乏的文化生活,而且打开了认识中国的一扇窗口,成为实现两国民众心灵交汇的友好平台。本届“中国节”17场演出,场场爆满,10余万尼泊尔民众自购门票踊跃前往,山国之都掀起一波中国热高潮。在时装秀看台上,3位身着蓝制服的女孩儿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T台,她们是酒店服务员,下班后来不及更衣便赶到尼泊尔学院,她们告诉我最喜欢模特身着红色系列服饰的走秀表演,还说那些淡雅清丽的蓝底白花印染裙装也很好看。在《今日中国》图片展厅里,一位名叫凯莫尔的青年为我们指点他最感兴趣的图片,那是新中国发展进程中一个个精彩瞬间,他说是“毛泽东”的名字让他开始认识中国,还伸出大拇指对中国成就发出由衷赞叹。

尼泊尔“中国节”的最初发起者是尼泊尔的非官方组织——“世界文化



上千名尼泊尔观众兴致勃勃观看“中国节”开幕式文艺表演。 江建华摄

网络”。该组织主席迪帕克先生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在“世界文化网络”开展的与各国的文化交流中,同中国的交流活动所占比重最大,除了举办“中国节”外,影展、书展、图片展等常年不断。再过两周,他要到博卡拉去办《西藏今昔》图片展,用200多幅图片向当地民众讲述西藏的进步与发展。

在尼泊尔,像这样的民间友好组织很多。返程飞机上,我们巧遇尼泊尔中国友好专家协会“阿尼哥协会”主席哈利士,这位曾在华留学7年、与中国结下深厚情缘的尼泊尔医生,谈起中国的沧桑巨变和两国友好发展,是那样的兴奋和一往情深。“阿尼哥协会”成员都是从中国留学归来的专业人士,他们不仅以所学知识服务国家,并自觉搭起友谊的桥梁。正因为有这样一大批友好人士的辛勤浇灌,中尼友好的大树才得以枝繁叶茂、茁壮成长。

春城加德满都四季飞花,虽然在短暂的逗留期间我们未闻杜鹃花的馨香,但是,在中国艺术团的演出现场,在同尼泊尔友好人士的亲切交谈中,在司机、服务员们的微笑和问候声里,我们分明感受到了尼泊尔人身上所散发出的杜鹃花般浓烈、质朴的芬芳。这是中尼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情感基础,它必将随着两国文化交流的日益紧密,更加稳固、深厚、地久天长!



上千名尼泊尔观众兴致勃勃观看“中国节”开幕式文艺表演。 江建华摄

过金大中,深深感受到他待人的宽厚和谦和。1997年5月,我和几位同事应邀前往他在首尔附近小城一山市的住宅做客。金大中和夫人在门前迎接我们。走进客厅落座后,他幽默地说,本来他搬到一山市是为了躲避首尔的喧嚣,没想到今天却让客人跑了远路。一番话顿时使气氛活跃起来。那天金大中还招待我们吃晚饭,餐桌上摆的都是百姓常吃的饭菜。金大中幽默地说,这都是夫人准备的,吃不好找她。话音一落,众人发出会心的笑声。

金大中待人宽厚。今年5月,他来到北京还宴请老朋友。当时他已坐轮椅,但气色不错,谈吐亲切如故。没想到那竟是我与他最后的会面。

8月金大中逝世,震动了韩国,韩国人民以隆重的葬礼送他远行。人们会永远铭记这位通过坚韧斗争把爱 and 阳光洒向人间的斗士。

遥祭索萨

索 飒



“我歌唱月亮,并非因她照亮了黑夜;我歌唱月亮,为的是她见证了 my 长旅……孤独的月亮啊,我们俩有一点相近;我一路走一路唱,以这样的方式照亮大地。”

10月4日,阿根廷议会大厦为梅赛德斯·索萨设立的遗体告别室里,响起了铿锵、低沉的歌声《图库曼的月亮》。这首由阿根廷土著歌魂阿塔瓦尔帕·尤潘基作词谱曲的民歌,是被当日辞世的阿根廷女歌手索萨唱响的无数民歌之一。以这首民歌诀别出生于图库曼省的女儿,是对索萨的最好怀念。

女总统克里斯蒂娜从外巡旅途中抽身赶回,签署全国哀悼的命令。世界杯预选赛赛场上,阿根廷和秘鲁两国队员仰天长叹,倾听体育场上空回荡的遗世歌声。马拉多纳赶赴告别现场,面向公众,称索萨是“自由女神”。

在人们心目中,索萨是“大地之母”,因为她的歌声如同来自大地腹心。索萨更喜欢人们呼唤她为“黑妇人”,她认为这一称呼透着几分亲切。有着印第安血统的索萨一头黑发飘逸,身上披的黑色斗篷长襟摆动。“一个胖老太太稳稳端坐于舞台中央,只偶尔举一块小方巾走几个舞步——但那热烈、浑厚的歌声能使潮水般的观众如醉如痴。”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一位朋友向我叙述索萨在德国举行演唱会的盛况。朋友不懂歌词,也不知歌手背景,“歌”就这样显示了跨越疆界和文化差异的力量。那时,正是索萨等一批拉丁美洲歌手被迫政治流亡他国的年代。索萨不仅来自民间,更植根于乡土,她是上世纪下半叶叱咤拉美大地的“新歌运动”中脱颖而出的歌星。1979年,索萨与她的许多听众一起被捕入狱,后被禁止登台演唱。

我曾有幸现场聆听索萨的歌声,那是上世纪90年代,在拉丁美洲右翼军政府纷纷倒台之后。索萨与古巴黑人歌手巴勃罗·米兰斯在墨西哥同台演唱,用歌声回顾那段血与火的旅程,土著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的热血在全场搅动起滚滚歌潮。当索萨坚定地唱起那首活力四射的《生活之理由》时,难得狂热的亚洲人也不禁手舞足蹈,和着节拍高歌:“为了决定我是否/带着一颗经历过/欢乐与痛苦的心灵,继续将热血洒向四野;为了继续头顶太阳/将沙漠荒滩走遍,为了面对数不尽的死亡/确信我还活在人间……”

索萨并不作词谱曲,但她擅长选择和表达优秀的拉丁美洲民歌。智利歌魂比奥莱塔·帕拉的辞世之作《感谢生活》、阿根廷歌手奥拉西奥·加拉尼的《如果歌手沉默》都深深落上了索萨的印记。索萨的许多演唱会都有拉丁美洲著名歌手出场助威,他们同台演唱,或表达抗争,或表示声援。这就是大众的拉丁美洲,歌手们何止是犄角之势,简直就是置身于一条战线!他们不仅有横向的支持,而且有纵向的帮扶。当年鼎力相助索萨“出道”的,是阿根廷声名显赫的老民歌手蒙尔赫·卡夫鲁内。我至今珍藏着他的盒带,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撕裂的颤声和被风土造就的乡村口音。

索萨走完了74年的人生旅程。拉美歌坛上一颗巨星陨落了,但崇拜她的后继者络绎不绝,因为:“如果歌手沉默,生活也将沉默,因为生活啊,生活本身就是一首歌。”

拥有歌手的民族是幸福的,没有歌手的民族是悲哀的。阿根廷人民为拥有索萨这样的歌手而骄傲。

奴隶岛与玫瑰湖

袁 晔



许多中国人是通过巴黎—达喀尔拉力赛知道塞内加尔这个国家的。塞内加尔位于非洲最西边,达喀尔市区的非洲之角,是地理上非洲大陆的最西端,插进广阔的南大西洋。

达喀尔最有名的景点要算离岸3公里的戈雷岛了。小岛南北长900米,东西宽300米。这里曾经是非洲海岸最大的奴隶贸易中心,记录了西方殖民者贩卖黑奴最肮脏的生意和非洲人最悲惨的一幕。1978年这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此也被称为“奴隶岛”。

在岛上著名的奴隶屋前,奴隶屋陈列馆馆长埃洛奥·科里以低沉的嗓音介绍说,15世纪至19世纪,这里相继被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占领,都在这里贩卖奴隶。殖民者将非洲西部的奴隶强行抓到岛上,在这里关押、买卖,然后再装船运往南北美洲,因为这里是非洲到美洲海路最近的地方,可减少运送时间。

分上下两层的奴隶屋(见压题照片,白光明摄),一层的石头屋低矮潮湿,二层的房间则宽敞明亮。科里告诉我们,楼下是关押黑人的牢房,楼上是奴隶贩子谈生意和住宿的地方。体重60公斤是贩卖者制定的健壮男奴隶的标准,不足重量的男奴隶价格要很低,一般女奴隶只能卖标准男奴隶1/4的价钱,但漂亮、身材好的女奴与标准男奴同价。科里指着一层中间通向大海的一个门洞又说:“凡是被打死、饿死和生病的奴隶都从这里弃入海中。合格的奴隶也从门洞出去,押解上船运往美洲。因此

门洞被称为‘不归门’。装上船的奴隶两人一组,用铁链捆着手脚,链子拴着一个10多公斤重的铁块。想逃跑跳到海里必沉无疑,被扔进海里的奴隶尸体也不会浮上海面。漂洋过海到北美的奴隶被起了英文名字,卖到加勒比海地区的起了西班牙文名字,卖到巴西的起了葡萄牙文的名字。”

岛上大多数房屋始建于18世纪下半叶,有的已凋敝破损被弃用,有的经翻修后仍有人居住。岛上还有荷兰人和法国人为争夺岛屿而建的堡垒遗迹。

岁月如梭,昔日的奴隶岛如今已成为旅游胜地和自然保护区。奴隶屋一层的牢房仍保持原貌,二层则辟为介绍贩奴历史的展厅,常年吸引着世界各地前来参观游览的客人。

参观结束前,科里提高声调说:“忘记是不能原谅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类似的悲剧还可能重演。”翻译告诉我,科里说的法语标准、文雅,极富感染力。达喀尔东面,约一小时车程的地方有一处美丽

的湖泊,湖水含盐量很高,雨霁初晴时,阳光下的湖面呈玫瑰色,因而叫作“玫瑰湖”。近些年玫瑰湖又因为巴黎—达喀尔拉力赛的终点而为全世界体育爱好者所瞩目。我们到达湖边那天,天气奇热,走几步路就让人汗水淋漓。湖面波光潋滟,水雾腾腾,周围绿树环绕,一派热带湖泊的美景。岸边有一个个盐堆,据说这些湖盐经过提炼后用来腌鱼,并出口到邻近国家。

湖附近有大片沙丘,是拉力赛存放车辆的地方。湖边有为拉力赛建的原始状的茅屋宾馆,室内设施传统又现代,有先进的卫生设备,也有绳编床。虽然拉力赛因故不在这里举办了,但原有设施和大幅宣传画仍然保留下来,塞内加尔人还希望拉力赛重返非洲。

如果说奴隶岛是历史上种族压迫的悲惨见证,玫瑰湖则是今天世界人民共同参与、平等交流的美好象征。